

中国开国皇帝全史

5

千秋霸业

嬴政

刘邦

刘秀

司马炎

杨坚

李渊

赵匡胤

铁木真

朱元璋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第五卷·隋文帝

——中国开国皇帝全史

千秋霸业



杨坚 自从西晋发生“八王之乱”丑剧以来，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便硝烟弥漫，人民生灵涂炭。痛苦的经历一直延续了几乎300年。人们都盼望着和平的生活能早日到来，而杨坚的出现，使人们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他，开创了封建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新阶段；他，领导实现了华夏大地的第二次大统一；他，率领臣民开创了一个“开皇盛世”的新时代；他，又有常人的弱点，多疑、猜忌，听谗言、信奸佞，迷信佛道，替换太子，最终演绎了一曲仁寿悲歌。

杨坚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在美国人写的《人类百位名人排座次》一书中，便有他的位置。

人无完人。我们不能对古人要求过多，正象不能对自己要求过多一样。

他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

目 录

第一章	“金刚转世”	(1)
一、	“那罗延”与智仙	(1)
二、	弘农杨氏	(5)
三、	疑兵虎牢关	(17)
第二章	潜龙在渊	(27)
一、	一次重要的联姻	(27)
二、	“两姑之间难为妇”	(33)
三、	杨坚长舒了一口气	(42)
四、	“公当为天下君”	(47)
五、	锋芒初露	(64)
第三章	加冕临光殿	(77)
一、	一道假诏书	(77)
二、	除旧布新	(86)
三、	平叛	(90)
四、	六王之谋	(103)
五、	“禅让”	(108)
第四章	开皇新政	(121)
一、	飞鸟尽，良弓藏	(121)
二、	慧眼识珠	(144)
三、	均田兴农	(165)
四、	改制建都	(193)
第五章	天下归一	(209)

一、塞北烽火	(209)
二、后主失德	(229)
三、“天意”伐陈	(239)
四、金陵奇兵	(248)
五、怀柔岭南	(260)
六、守土定边	(268)
第六章 盛世之君	(277)
一、天道酬勤	(277)
二、偃武修文结硕果	(308)
三、泰山封禅	(333)
四、大兴佛道	(340)
第七章 仁寿悲歌	(379)
一、家族纷争	(379)
二、太子废立风波	(392)
三、自我陶醉	(410)
四、千古谜案	(417)
第八章 千秋功过任评说	(435)
附录 隋文帝杨坚大事年表	(441)

第一章 “金刚转世”

一、“那罗延”与智仙

西魏大统七年六月癸丑，也就是公元541年7月21日，农历六月十三。这一天傍晚，落日余晖，满天红霞，把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般若寺映照得金碧辉煌。缓缓流淌的洛水，犹如一面明镜，倒映着层层迭进的寺宇堂塔，粼粼闪耀。从寺院深处，传来清脆响亮的婴儿啼声，给般若寺平添许多祥瑞喜气。

这家人是西魏赫赫有名的云州（今甘肃省庆阳县西南）刺史、大都督杨忠。妻子吕苦桃，从她的名字也不难看出，并非出自什么大户人家。这年，杨忠三十五岁，戎马倥偬，一晃已届中年。自大统四年（538）与东魏大战洛阳后，总算能过上短短几年相对安定的家庭生活，盼望有个儿子继承香火家业的心情，尤为焦灼。夫人有喜，带给他无限的喜悦和希望，使得婴儿的诞生，显得如此郑重，不能有丝毫的差池。可是，一双号令千军万马的大手，实难承托起幼弱的新生命，夫妻俩再三合计，决定求助于毗邻的般若寺，一来祈求平安吉祥，而且，当时战事频仍，杨忠说不定哪天就得开赴前线，婴儿也好有个寄托。二来将头胎儿女献于佛前，报答神明的保佑，并祈福于未来。

新生婴儿是个健壮的男孩，方脸高额，五官端正，看上去就是个将门虎子。一家人欢天喜地，斟酌着给儿子起了个“坚”字单名，希望他长大后能像父亲一样威武坚毅，卓尔不群。洋洋喜气，灿烂霞光，映照在杨坚红喷喷的小脸蛋上，越发显得光彩照人。放眼窗外，深庭幽径，笼罩在紫金暮霭之中，令人陶醉，仿佛眼前的一切，竟是神迹！

这一定是神迹！一家人兴奋不已，奔走相告，让远近的人们，共享这份喜悦，流传下美丽的传说。后来，隋朝的文人墨客采撷当时的传闻，撰就珠玑篇章。

内史令李德林欣然落笔：“皇帝载诞之始，赤光蒲室，流于户外，上属苍旻。其后三日，紫气充庭，四邻望之，如郁楼观，人物在内，色皆成紫。”

著作郎王劼撰《隋祖起居注》，称：“于时赤光照室，流溢户外，紫气充庭，状如楼阁，色染人衣，内外惊异。”

一代文豪薛道衡赞颂道：“粤若高祖文皇帝，诞圣降灵则赤光照室，韬神晦迹则紫气腾天。龙颜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异，著在图篆，彰乎仪表。”

.....

这些传说，在隋代广为流传，言之凿凿，不容置疑。以至唐人在编修《隋书》时，也采纳其说，似乎杨坚是膺天命而降生人世，注定要位登九五，统一中国，从而给他披上一件金光灿灿的神衣。而这件神衣，在杨坚后来的政治生涯中，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在古代，大凡君王伟人出世，都有一番神灵瑞象的铺陈。但是，像杨坚这种以佛教灵迹为底蕴的渲染，却是绝无仅有。

相传，杨坚出生那天，有一位俗姓刘、法名智仙（或作智先、智迁）的尼姑，从河东（山西一带）风尘仆仆赶来，夤夜造访。当时，异常闷热，吕氏打扇驱暑，却将杨坚扇得寒战不已，几致气绝。就在这紧急时刻，智仙赶到，杨坚转危为安。于是，智仙对杨忠夫妇说道：“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虚惊一场的杨忠便将杨坚托付给智仙抚养，还将自家宅院改作佛寺。过了一段时日，吕氏按捺不住对儿子的思念，悄悄来到智仙房中，将杨坚轻轻抱起，仔细端详。就在这时，杨坚突然头上长角，遍体生鳞，化作一条小龙。吕氏见状大惊，把怀里的婴儿坠落于地。智

仙从外间进来，连忙将杨坚抱起，埋怨道：“何因妄触我儿，遂令晚得天下。”从此以后，杨家人不敢轻易过问儿子的日常生活。

就这样，杨坚随智仙在佛寺里一天天长大，度过燃灯颂佛的童年。十三岁那年，杨坚已是伟岸少年，“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沈深严重”，俨然一副人君仪表。智仙十分喜爱他，给他取了个与其名字相对应的小名，叫“那罗延”，送他出寺回家，转入太学学习。

上述传说，反复出现在唐人编纂的各种佛教典籍里面，研究者多斥之为荒诞不经的“小说家装演之谈”。传说中包含许多附会成分，固不待言。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加以全盘否定。实际上，南北朝佛教十分兴盛，颇受文人武装的尊崇。杨忠一家为其信徒，毫不奇怪。而且，杨坚出生于佛寺，也是事实。上述传说，显然是根据隋朝文人，特别是王劼的《隋祖起居注》敷衍而成。但其中附会的成分，也十分明显。

《佛祖历代通载》卷第十记载：“释尼智迁者，河东蒲坂刘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长通禅观，时言吉凶成败事，莫不奇险。居般若寺，会文帝生于寺。”据此可知，智仙并不是从河东特意赶来抚育杨坚的神尼，而是常住般若尼寺的尼姑，偶然遇上杨坚诞生的喜事。这样，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显得合理多了。

杨忠割宅为寺，在当时亦属司空见惯之事。北魏后期，王公贵族滥设寺院，乃至“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不安于寺庙的僧尼，游涉村落，走家串户；而朝中显贵，也经常召唤僧尼，算命问卜，举办佛事斋会，甚至尊以为师，充当军政顾问，称作“家僧”、“门师”。智仙长期居住在杨家，充任养育杨坚之责，显然就是杨家的家僧。后来，周武帝灭佛时，智仙隐匿于杨家，终获保全，可知杨家与佛教关系至深，由此也可了解当时佛教社会影响力之一斑。

对于养育自己长大的智仙，杨坚终生难忘，思念情深。登基

之后，命史官王劼为她立传；晚年还为她铸造等身像，并令画师将她画于自己身旁，颁发四方。

智仙给杨坚起的小名“那罗延”，是梵文 Nārāyana 的音译，指的是印度教中的大神祇毗瑟纽，在佛典里，则是指金刚力士、坚固力士等，是力大无穷的神祇。南北朝时代，普遍流行以佛教神祇为名字，例如，南朝有王僧达、王僧祐、王僧绰、王僧虔等；北朝有元夜叉、元罗刹、高菩萨、尔朱叉罗、尔朱文殊等。杨坚对自己的小名，颇为自豪。开皇九年（589），河南省安阳市宝山灵泉寺开凿的大住圣窟，门外东侧浮雕一座高大精美的护法神王，左手持剑，右手紧握三股长柄钢叉，脚踏卧牛状怪兽，威风凛凛，上方题铭“那罗延神王”。灵泉寺是在杨坚的支持下，由最高僧官灵裕国统主持扩建的，号称“河朔第一古刹”。

在佛寺里长大的杨坚，深受佛教的熏陶，而智仙也不断向他灌输佛教，当他开始懂事时，智仙就反复告诉他，他不是凡人，而是护法金刚转世，注定要成为伟人，成就一番宏伟事业，精心培养他领袖般的远大抱负和深沉的性格。七岁时，智仙郑重地告诉他：“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殷殷期望他能担负起济世弘法的重任。这一切都深深印烙在杨坚幼小的心灵里，永难磨灭。后来，杨坚在回首这段童年往事时，说道：“我兴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从道人中来，由小时在寺，至今乐闻钟声。”启蒙的教育，在杨坚一生中所具有的意义，或许他自己也未曾完全意识到。

但是，他坚信自己是“那罗延神王”，是上天派遣他来到人世间的。唐人张鷟在《朝野僉载》卷二记载了如下一则传说，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杨坚的性格和抱负。

相传，北齐文宣帝年间（550～559年），并州（山西省太原市）有一位稠禅师，自幼落发为沙弥。当时，寺中有许多小沙弥，闲暇时常在一起嬉戏打闹。稠禅师体弱力小，常被欺负。于是，他

躲进佛殿，抱着金刚的大脚，祈愿金刚赐力于他。一片诚意，感动了金刚，当第六天曦光微露的时候，金刚终于显灵，让他饱食筋肉，顿时浑身充满神力。稠禅师大喜，天一亮便兴致冲冲地来到沙弥中。伙伴们见他躲藏数日才露面，便又要与他斗殴。稠禅师正想显示本领，当下飞檐走壁，举重搏击，直让沙弥们看得惊恐不已，俯首认错。消息传了出去，四方僧众慕名而至，常有数千人随侍左右。齐文宣帝听说稠禅师聚众于林虑山，便亲自带领骁骑数万，前来讨伐。稠禅师率众出山迎候，于文宣帝面前作法，让数千根造寺梁柱在空中翻腾搏击，声若雷霆，吓得文宣帝叩头认输。三十年后，隋文帝路过并州，见此寺院，“心中涣然记忆，有似旧修行处，顶礼恭敬，无所不为。处分并州大兴营葺，其寺遂成。时人谓帝大力长者云。”

这则故事固然荒诞不经，但它告诉我们，杨坚为金刚转世的传说，在当时流传甚广。传说的背后，显然存在着刻意的编造，目的在于宣扬隋文帝具有天命。联系上述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的那罗延神像，不难看出，这些人为造作明显带有隋朝官方的政治意图。

那罗延神王诞生于弘农杨氏家族，神话与现实政治相结合，便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二、弘农杨氏

杨坚及其父祖所生活的时代，是十分讲究地望、家世的年代。

从东汉末叶起，一个家族几代人连续在朝中任高官的现象渐渐地多起来。汉章帝时，河南汝南（治所在今河南平舆北）一户姓袁的家族中，有一个叫袁安的人做了司空、司徒之类的大官。他的儿子袁敞又做了司空。袁敞的侄子袁汤又做了司空、太尉。他的儿子袁逢也官至司空，另一个儿子袁隗官至太尉。司空、太尉、司徒在当时号称“三公”，是中央政府中最高的行政长官。汝南袁

氏四代人出了“五公”，这个氏族也就成了当时的著姓。

斗转星移。当历史的册页飞快地掀过几百年从而把东汉变成魏晋南北朝时，这样的大族著姓已经遍布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了。

他们都将自己的姓氏同地望紧紧地联在一起。如琅邪王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河东裴氏、河南褚氏……

他们奉自己的地望为至宝，因为它是借以区分与别地别姓地位高下的凭据，是表明自己高贵于他人的标签。北魏宣武帝时，皇帝的叔叔元雍不幸死了妃子。妃子姓卢，娘家乃是当时北方的有名大姓范阳卢氏。元雍准备再娶，选中了崔显的妹妹。不料这门亲事却受到了皇帝的阻拦。皇帝认为，崔氏虽为北方名族，但崔显是博陵崔氏，地寒望劣，不能和范阳卢氏相提并论。如果娶崔氏为妃，就是降低了标准。元雍经过苦苦恳求才获得了皇上的恩准。同样姓崔，清河崔要高于博陵崔。北齐时，清河崔陵就曾对范阳卢元明说：“当今天下的高门大族，只有我和你两家才称得上，博陵崔氏、赵郡李氏哪里有资格和咱们并列！”正因为地望对他们如此重要，以致于有人为争地望甚至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北齐时，史官魏收奉皇上之命撰写《魏书》，记录北魏的历史。魏收撰史，史德不足。他曾指着那些平素与他不和的人说：“他们算什么东西，竟敢与我不和。我手抬一抬可以让他们有上天之荣，我手按一按可以让他们受人地之辱。”如此写史，对于那些平素与魏收有睚眦之怨的人来说，他们的家世及祖宗荣耀将被作何种处理便可想而知。所以此史一出，众情汹汹，不少人指责它失实，骂它为“秽史”。有一个人名叫李庶，家本顿丘人氏，但被写为梁国蒙人。其祖父李平在北魏朝明明做过中书令、尚书右仆射等大官，却被写成家世贫贱。李庶当然不满，并联合一些人状告魏收书史不直，要求杀掉魏收，改写《魏书》。不料魏收手眼通天，李庶不但告状未成，反被加上“谤史”之罪死于狱中。

这些世家大族一般都有自己的婚姻圈子。他们缔结婚姻的原则是门当户对。北魏时，博陵崔氏中有一个人叫崔巨伦，他有个妹妹是个残疾人，有一只眼是瞎的。尽管博陵崔氏在当时算得上名门望族，尽管崔巨伦的妹妹聪明贤惠、有才有德，婚姻大事却始终不能解决。眼看她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家里人十分着急，决定降低一下身价，把她嫁给门第稍低的家族。崔巨伦的姑姑此时早已在赵郡李氏族中作了多年媳妇，儿子也已经到了婚娶之龄。她听说侄女要屈身下嫁，坚决反对，硬是让侄女嫁到赵郡李氏家中作了自己的儿媳妇。

这些世家大族一般都有值得向别人炫耀的辉煌的家族史。他们一般都是官宦世家，在朝中任高官者代有其人。

这些世家大族许多都有深远的家学渊源，他们或长于书法，或善于丹青，或为经学世家，或为书香门第。

注重地望、门第婚姻、官宦世家、代传家学，这些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的特征。

杨坚所出身的弘农杨氏，也算得上是名门望族了。

翻开《周书》、《隋书》、《北史》，这些记载着杨坚家族史的历史典籍，无一例外地记载着同样的史实：

杨忠，弘农华阴人也。小名奴奴。高祖元寿，魏初，为武川镇司马，因家于神武树颍焉。祖烈，龙骧将军、太原郡守。父祯，以军功除建远将军。属魏末丧乱，避地中山，结义徒以讨鲜于修礼，遂死之。保定中，以忠勋，追赠柱国大将军、少保、兴城郡公。

高祖文皇帝姓杨氏，讳坚，弘农郡华阴人也。汉太尉震八代孙铉，仕燕为北平太守。铉生元寿，后魏代为武川镇司马，子孙因家焉。元寿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宁远将军祯，祯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薨，赠太保，谥日桓。

隋高祖文皇帝姓杨氏，讳坚，小名那罗延。本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十四世孙也。震八世孙，燕北平太守铉，铉子元寿，魏初为武川镇司马，因家于神武树颓焉。元寿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宁远将军赧，赧生皇考忠。

三种记载，大同小异。

小异虽存，但弘农华阴人却三书同词。

白纸黑字，赫然在目。这不是普通的黑字。如果说历史是一块碑，它就是镌刻其上的碑文；如果说历史是一条河，它就是淌在其中的流水。1000多年来，它被一代又一代人认读，它流过一代又一代人记忆的河床。

然而，当我们重读上述记载并考诸其它一些史实时，不能不提出这种问题：杨坚的家世与弘农杨氏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的名门望族十分讲究地望、婚姻、官宦、家学。如果用这4条衡量一下杨坚的家世，情形该是怎样的呢？

先看杨坚家的地望。

根据史书记载，杨坚是东汉太尉杨震的第十四世孙。杨震是弘农华阴人，史书上的确明明白白地记载着。但从杨坚上数6代，每一代人都有实实在在的记载。很可惜，从杨坚的六世祖杨铉再往上数8代至杨震，历史只能划一条虚线。杨坚家世只告诉我们，杨铉是杨震的八世孙，而这中间6世姓甚名谁，任何官职都虚无缥缈。人们完全可以怀疑，这6世的虚线是人为制造的，如果将这6世确确实实地写出，那么杨铉以上的8代所指，可能不是弘农杨震，而可能是什么别的杨氏。

与杨坚为弘农杨氏的证据为虚相反，杨坚家族世居武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却证据确凿。史书上说，杨坚的六世祖杨铉任燕北平太守。杨铉又生杨元寿，北魏时为武川镇司马，从此子孙便世居此地。北平在今河北遵化附近，杨元寿怎么跑到荒

远的武川镇去任司马呢？原来，杨铉任北平太守的燕，是十六国时期的后燕。公元397年，兴起于代北（今山西大同北）的北魏攻破后燕国都。以后又将许多后燕国的居民迁往代北。迁徙人口最多的一次竟达30多万。杨铉从北平到武川，很可能与后燕灭亡，人口迁徙有关。从此世居武川，生儿育女。

再看杨坚家族的婚姻。

杨坚的妻子独孤氏，是北周贵族的名门闺秀。但杨坚娶妻，是在其父杨忠功成名就之后，名门之子娶名门之女，理所当然。至于杨忠之妻，绝对不是什么名门之后。在杨坚的记忆里，只知道他母亲的娘家姓吕，是山东一带的人。北周武帝统一北方后，杨坚曾派人去山东打听其外祖父家的下落，但杳无音信。大约是在杨坚当上皇帝以后不久，一个自称是当今皇上亲戚的人被带到隋文帝面前。

“你叫什么名字？”杨坚问。

“吕永吉。”来人答。正与杨坚之母同姓。

“家居何方？”

“济南郡。”济南郡即今天山东济南市。又一次与杨坚所记忆的事情相契合。

“你与我家何亲？”显然，杨坚的语气里减少了些许狐疑，多了几分想证实什么的成份。

“我姑姑是杨忠的夫人。”

“你姑姑姓什名谁？”杨坚的追问更加急切。

“我姑姑姓吕，字苦桃。”

一切都被证实了。来人纵有包天之胆，前来冒认皇亲，也不可能将姓氏、家乡契合得如此准确，更不可能知道自己母亲的小字。来人是自己亲娘舅的儿子吕永吉。在进一步的勘验中，杨坚又知道了自己的外祖父叫吕双周，外祖母是姚氏，如今已经双双离世。另外，还有一个舅舅吕道贵依然健在。杨坚听说，急忙下

旨将舅舅召进宫来。

甥舅相见，杨坚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涩。自己的外祖父虽然被追封为上柱国、太尉、齐敬公，外祖母虽被追封为齐敬公夫人，但他们都已双双作古，没能活着享受这份荣华。如今自己已经是龙登九五，而外家却枝零叶落，一股悲凉之感袭来，不禁潸然泪下。谁知吕道贵由于家世寒微，没有教养，不知礼数，言语粗俗，举止莽撞。他见杨坚落泪，丝毫没有悲戚之容，反而嘻嘻哈哈地对当今至尊指名道姓。他端详了杨坚半天，最后竟说出这样一句话：

“嗯。太像我苦桃姐姐了，一看就知道不是别人的种子。”

俗话说，娘亲舅大。吕道贵再粗鄙，毕竟是杨坚的亲娘舅，而且是唯一活在世上的舅舅。杨坚无法，只得让人一方面满足他一切物质需要，另一方面严禁他接触下臣，以免失了皇家的体面。杨坚的外家如此，说明其父辈的姻亲绝不是什么名门望族。

杨坚家族的仕宦情形如何呢？

杨坚的六世祖杨铉任后燕北平郡守，是中层的地方行政长官。后燕亡，被徙至代北，成为普通镇民。

杨坚的五世祖杨元寿北魏时任武川镇司马，是军镇行政长官的高级幕僚。

杨坚的高祖杨惠嘏、曾祖杨烈都是北魏的中层地方行政长官。

杨坚的祖父杨祯为北魏宁远将军，官品在五品上。北魏末避乱于中山，可能连官也丢了。

杨坚的父亲杨忠 18 岁时客居山东，官无一阶，职无一品。直到杨坚出生时，杨忠的官品与其父祖还不相上下。《隋书·高祖纪》这样记述杨坚出生时情形：

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皇妣尝抱高祖，忽见头上角出，遍体鳞起。皇妣大骇，坠高祖于地。尼自外入见曰：“已

惊我儿，致令晚得天下。”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

大凡一个皇帝出生，史籍总要有一番神话般的渲染。抛开这种渲染不谈，关于杨坚出生的这段记载说明了一个事实：杨坚出生前后，杨忠并未在妻子儿女身边，他正在为宇文泰东拼西杀，以致使其子生于寺中，养于女尼。这对高官勋贵来说是难以想象的。通过考察杨坚家族的仕宦可知，杨坚父辈祖先虽然任官但少有高品级者。而且他们所任官职，都是自己奋斗的结果。这与当时那些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贵族高门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再看看杨坚家族的遗风。

《隋书·高祖纪》对杨坚的记载有这样两句话：

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

.....

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

史家记史，自有其尺度，他们对杨坚的记载也有褒有贬。我们之所以从史书洋洋洒洒的记载中选出这两句否定之言，意欲说明杨坚的家族没有世代传承的渊远的家学。

杨坚 16 岁时被北周太祖宇文泰所见。宇文泰第一个反映就是一声长叹，说：“这个人的风度体魄，完全不像我们代北之人。”

代北之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代北人应该有塞外大漠般粗犷、豪放的性格。

代北人应该有草原上空雄鹰般矫健的体魄，他们跑能追上狂奔的骏马，射能拉开千石硬弓。

代北人起码应该像杨忠那样骁勇。杨忠在宇文泰帐下效力时，曾随从宇文泰外出狩猎。当时杨忠独自抓住一只猛兽，左手挟住其腰，右手揪住其舌，将其制服。杨忠因此获得了宇文泰送给他的“狎于”的小名。

杨坚却不像代北人，也不像他的父亲。

然而，不像代北人，不正说明杨坚及其父祖是地地道道的代北人吗！

骁勇、粗犷的代北世家，怎能传承温文尔雅的家学呢！

当我们考察了杨坚家族的地望、婚姻、仕宦、家学等方面后，不得不做出结论：杨坚家世与弘农杨氏无涉。

这对杨坚来说其实不算什么坏事。不是名门望族，他可以多一些寒门的勇敢，少几分贵族的怯懦；多一些寒门的明智，少几分贵族的迂腐；多一些寒门的积极进取，少几分贵族的报残守缺；多一些寒门的生机勃勃，少几分贵族的暮气沉沉。

然而在一个讲究门阀地望的社会里，不是名门世族毕竟是个遗憾。如果杨坚是一个普通人， he可以和成千上万不是贵族的普通人一样，默默地生，默默地死，不敢有丝毫非分之望。杨坚不是普通人，他是开创一个朝代乃至一个时代的至高无上的真龙天子。岂有天下至尊没有可夸耀的门第之理！因此把天下至尊与名门显族联系起来势在必行。

杨坚姓杨，他不能改姓。尽管他的父亲姓过普六茹，但那是北周皇帝所赐的一种殊荣，与改姓不是一回事。

在历史上也有过直接以皇族姓氏为天下大姓的先例，如北魏皇帝元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将帝姓拓跋改为元氏，从此洛阳元氏便为天下第一姓。

但杨坚却不能这样做。试想他若直接以皇族姓氏为天下大姓，称自己是武川杨氏，怎么能比得上当时赫赫有名的弘农杨氏呢？

杨坚只能将自己的家世附在弘农杨氏之上。

弘农从西汉武帝时开始立郡，治所在今天河南灵宝县北，西岳华山即在其境内。弘农杨氏的源头可以上溯至春秋时期。当时晋国有一支贵族，因一直住在羊舌邑中，便以邑为氏，号称羊舌